

DALU XUEZHE

LUN TAIWAN XIANGTU WENXUE

大陆学者

论台湾乡土文学

黄景春

主编

王丽娜 丁佳蒙 编选



上海大学出版社

大陆学者论 台湾乡土文学

黄景春 主编
王丽娜 丁佳蒙 编选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陆学者论台湾乡土文学/黄景春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671 - 0152 - 4

I. ①大… II. ①黄… III. ①乡土文学—文学研究—
台湾省—文集 IV. ①I209. 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700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封面设计 倪天辰

大陆学者论台湾乡土文学

黄景春 主编

王丽娜 丁佳蒙 编选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字数 269 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671 - 0152 - 4/I · 159 定价: 58.00 元

“乡土”其实是一种认同(代序)

钟宗宪

一、何谓“乡土”?

乡土,其实是一种意味着“认同”的特殊情怀。这种情怀往往出自对于“传统”的记忆与想像,从而产生了眷恋、观照与批判;就文学的发生而论,乡土文学意识的出现代表着以“地方”、“区域”为创作者感性的灵感来源。即通过文化认知或是生活实践之后,反映到心灵归处的根柢所在,最终成为我们决定他我/群我关系的归属情感。而“乡土文学”就是表现此一归属情感认同的一种文学内涵。

在惯用的语词当中,“乡土”通常具有几个层面的涵意:土生土长的、具有地方性色彩的、民俗的、农村的、淳朴敦厚的。我们如果单纯以这些表面上的概念来认识、理解“乡土文学”,很容易会引发出对于其他文学分类的混淆,诸如:“乡土文学”是否就是家乡文学?乡愁文学?方言文学?民间文学?田园文学?或者只要能够表现淳朴民风、敦厚德性的文学就是乡土文学?实际上,“乡土文学”可以包括这些特质的全部。

因为“乡土”是以“传统”为根基。传统,可以是具有时间意义的文化质感,可以是具有空间概念的生活样态,也可以是族群历史或个

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

人生命经验的回顾；其中可能是真实存在的面对，也可能是因为向往虚拟而来。但是无论如何，“乡土”和“传统”的一致性都在于追索生命的根柢或来处的意义。

当“传统”的概念浮现时，往往意味着“传统”已经受到“非传统”的威胁、挑战，甚至“传统”已将崩解逝去，于是“乡土”之感自然应运而生。尤其当现代生活形态改变了传统生活形态，当现实已经成为“陌生”而促使自己的归属朝向怀旧情感倾斜时，“乡土文学”经常以向往传统的姿态出现，传统与理想每每两相等同。然而在现实与传统之间出现彼优此劣、彼强此弱的差异时，基于怀旧情感的依恋作用，有一部分“乡土文学”又会转化为对于传统的批判与再造的期待；另有一部分，会成为对于传统的悲悯。更有甚者，重新认识传统的呼吁，以及重新焕发传统的情感，也会成为“乡土文学”的重要主题。

换言之，“乡土”意识是被动发生的，是发生在出现与“传统”产生距离或被割裂之后的一种回顾。而这种回顾，就是在反映现实的心理需求。

二、台湾乡土文学观念的演变

乡土的内涵是传统，然而“传统”却是相当诡谲的。“传统”的主要来源有两个部分：一是社群的生活经验所累积而成；一是社群受到外力影响，通过法律或教育的方式规范而成。倘若历史具有变动性的前提没有遭到质疑的话，假使历史是漫长时间纵线的理解也没有遭到否认的话，“传统”通常只是一截被贴上特殊标签而借以教育、影响后人的片段。但是我们往往会将“传统”误读为历史的全部。所谓的“生活习惯”也是如此，当我们对于某种生活模式感觉到习以为常的时候，便很容易的认为历来都是如此，而忽略了习惯养成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从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的角度来看，传统是由社会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权力(power)汇集而成，而对于社会中的成员产生一种约束的影响。当这些权力的组成出现变化，传统就会随之改变。所以传统本身不只是可以变异的，同



时“传统”也只是一种在某一时期被认定的文化现象的开端而已。

“传统”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有两个：一个是出自社群内部的自省、价值观的改变，或因应某种需求——尤其是政治与民生的实际需要——的有意而为，这是一种内涵性变化；另外一个是出自差异性社群的接触，造成不同生活文化的融合或排挤。其接触的方式可能是纯粹因交通网络扩展而产生的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也可能是军事版图扩张所造成的压迫性入侵，这是一种外加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外加性变化往往会逼迫社群内部发生内涵性变化。而无论是哪一种变化，都会使该社群既有生活的形态或认知遭受到改变的威胁，因为这意味着“传统”的散失。

百年来整个乡土文学的发展背景，显然是外加性变化的反映与结果。对于台湾乡土文学而言，这种外加性变化的剧烈程度，也明显高于海峡对岸。从 1925 年前后以来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来观察，台湾乡土文学的“乡土”认知与归属，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49 年以前从“小乡土”表现“大乡土”。

这个时期，曾经有过两次比较重要的“乡土文学论战”。第一次发生于 1930 年到 1932 年之间，黄石辉、郭秋生等人倡议以台湾话文写台湾事物。第二次发生于战后初期“二二八事件”阴霾下的 1948 年到 1949 年之间，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为主要战场，主张不能以狭义的“中国”意识来概括所有台湾文学的内涵。

关于台湾话文写台湾事物的主张，论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根源于日本人殖民统治下的文化危机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创作者如何从事“我手写我口”的问题。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关键都在日本人统治下的背景。相较于过去的汉文，也就是文言文，或是古典诗词的阅读与书写，经过日本人的统治与钳制，许多台湾文人已经难以使用白话的中国话文来进行创作。当文人抗拒以日文来创作的前提出现时，所能选择最为便利的白话文就是台湾话文。一生不以日文写作的赖和，其名篇《斗闹热》、《一杆“秤仔”》以台湾话文方式来命题，就是一个例子。当时鼓吹最力的两位主将黄石辉、郭

秋生,是以台湾话文来表现台湾意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表现中国意识:放弃有限的中国话文表达,转而以台湾话文来张扬民族意识,藉以对抗日本文学和国际文学。

这个时期的“小乡土”观念,虽然是台湾在地区域的观照呈显,仍不脱对于文化母体的传统眷恋,例如创作较丰的杨守愚就是鲜明的例子。直到1948年初到1949年四六事件为止的“桥”副刊文学论争,在“去殖民化”、“中国化”、“继承五四精神”的议题中,也都还是归结在两岸为同一文化阵线的范畴中。但是,这个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民族文学”意义较为突出,因为出自对日本统治的对抗,而不同于鲁迅、茅盾、沈从文以来的大陆乡土文学,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时期,1949年以后的“大乡土”下的“小乡土”成为边陲。

第一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先是因为日本统治者的皇民化运动而中断,又因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与1949年的四六事件相继发生,以及自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实施战争戒严,并且有意识的提倡“战斗文艺”来满足政治上的迫切需求,使得第二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难以直接衔接第一时期的创作,而有几近于空白的情况。虽然在1950年代,仍有钟肇政、廖清秀、钟理和、张彦勋、许炳成等人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与编辑,但是台湾省籍作家确实在初期出现比较严重的“寒蝉”现象。相对于当时人数众多的来台大陆作家,台湾省籍作家的作品数量不仅稀少,也未能引起文化界广大的回响。

这个时期的初期特色,除了战斗文艺之外,是以思乡、怀旧为题材的“乡愁文学”主导着台湾文坛。而来台大陆作家所创作的乡愁文学,实际上就是来自大陆各地“原乡”的乡土文学,即相对于台湾小乡土的大乡土文学。虽是如此,被压抑的台湾本地乡土内涵,与被彰显的异地思乡情怀,两者的落差在反映着本省与外省间的若干隔阂。“台湾乡土”反而在这一波民族文学的范畴下,成为“区域”的边陲文学。

这个时期的后期特色,可以由两种性质的杂志窥见其变化:第一种是创刊于1956年的《文学杂志》和创刊于1960年的《现代文

学》，这两份杂志都是由学院成员创办，主要介绍西方文论，鼓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一部分反映着台湾农业社会逐渐转型，一部分也代表着走出战斗文艺的意义。第二种则是创刊于1964年的《台湾文艺》和创刊于1966年的《文学季刊》，前者可称为台湾乡土文学在当时冲出重围的大本营，后者更是1970年代与现代派支持者进行“乡土文学论战”的乡土派核心基地。

台湾乡土文学在此时开始有重新发展的契机，主要作家如黄娟、郑清文、李乔、钟铁民、季季、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等，论其原因，应该是战斗文艺的僵化、乡愁文学的疏离，以及本省籍新生代接受中文教育而成成熟运用所共同激发产生的结果。

第三时期，1970年以后的“大乡土”、“小乡土”游移与倾斜。

发生于1977年到1978年之间的乡土文学论战，也就是第三次乡土文学论战，不仅是70年代台湾文学界的大事，同时也是背景最复杂、论辩最激烈的一次。从时代的脉络来看，这次的乡土文学论战是1972年到1973年台湾文坛对于现代主义诗提出批判的再发展与再扩大，而不纯然是台湾乡土文学的自发性振兴。

现代诗论战的基本引爆点是针对台湾文学创作运用现代主义的两个大问题：一是背离传统，一味崇洋；二是陷入虚无，远离现实。批评者如唐文标强调现代诗创作必须具备民族性（认同民族传统）与社会性（回归本土现实）。这等于是关于西方思潮引进与传统文化认知的“横的移植，纵的继承”主张的反省，并与当时台湾社会所酝酿出的一股以“政治改革、回归民族、关怀社会”为共同目标的思想潮流相结合，形成“乡土文学论战”引发的背景。

就这次的论战而言，并非如反对者所说的“工农兵文学”、“普罗文学”，也不是一般认为的“乡村文学”或“乡愁文学”，更不是纯然的“本土意识文学”。“乡土”在此次论战中的概念通常指的是：乡土上的人民，也就是居人口多数的中下社会阶层。而“乡土文学”是以写实主义的精神与态度，去刻画描写处于社会基层的各种生活面貌，以及反映出人们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与愿望。论其核心精神，当时的“乡

土文学”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回归”运动：要求知识分子走出“纯知识”的追求、走出西方观念的笼罩，回到自己社会的现实问题上来；而这种“回归”精神的落实就是去关切自己的“乡土”。主要发言人像是陈映真、尉天骢、王拓等人，他们都同时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艺术的使命与文学创作者对于现实所应具有的关怀。如果衔接之前的现代诗论战所带来的影响，乡土文学运动也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学运动或是“社会写实”文学运动。

此时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 1949 年以后，台湾地区几乎成为整个“中国”的缩影，但是在两岸分治的情况下，台湾的文学“乡土”究竟在哪里？

三、台湾乡土文学的本质：身份的识别

对于台湾乡土文学范畴的界定，大多是以三次乡土文学论战的内容来加以说明，其中尤其偏重于意识形态上的意涵，即以国族与文化认同、本土论或语言权力冲突等面向来诠释。但是被批评为：假“乡土文学”为论战之名，行语言文化权力角逐之实，也大有人在。

平心而论，从 1930 年到 1932 年之间的第一次“乡土文学论战”开始，一直到 1977 年到 1978 年之间的第三次乡土文学论战为止，台湾乡土文学意识之所以发生，论战之所以被激发，都是外加性文化冲击的反映与结果。

首先来看 1930 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1930 年 8 月 16 日，黄石辉在《伍人报》发表《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从第 9 号到 11 号连载三期，正式揭开了台湾文学史上第一场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1931 年 1 月 1 日，醒民在《台湾新民报》发表《整理“歌谣”的一个提议》，文中引述赖和的话：“怕再几年，较有年岁的人尽死了，就无从调查，现时一般小孩子所唱的岂不多是日本童谣？”之后，黄得时的《谈谈台湾的乡土文学》更主张真正的台湾乡土文学是：

- (1) 先住民族(生蕃)的跳舞，和那时所唱的歌。
- (2) 台湾人(广东人，福建人)的歌仔(山歌，小唱，儿歌)。

(3) 歌仔戏。

换言之,当时的乡土文学观念的肇兴,是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是在面临日本“国语政策”、殖民统治加剧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区域性民族意识自我认同的文学运动。这是第一次外加性文化冲击的反映与结果。

日治结束初期,台湾乡土文学的特殊性质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此时的台湾省籍作家已经惯于以日文创作,如龙瑛宗担任主编的《中华日报》日文版“文艺”栏,即为台湾省籍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另一方面,原名《台湾新报》的《台湾新生报》,于1947年8月1日开辟一个全新的副刊园地《桥》,在歌雷的主编下,引介大陆内地的文学作品之外,并鼓励将日据时期优秀的台湾日文文学翻译成中文登刊。同时,歌雷与台湾省籍作家杨达藉由“作者茶会”举行的带领,台省、外省作家纷就茶会议题及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及定位撰文发表意见,展开“台湾文学的重建运动”,也就是第二次乡土文学论战。

相对于日本的统治,台省作家的立场因为与外省作家要求迅速祖国化的观点出现落差,特别是被要求扬弃日治背景的特殊性形同与既有历史割裂,所以又再度面临外加性文化的冲击。被忽略、收编的忧虑,在民族的与区域的不协调中,虽然随着《桥》副刊的停刊、政局的急转直下,而暂时停歇,但是之后的“大乡土”促使“小乡土”的边缘化,却在此时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于是“乡土”的认同有了立场与尊严上的裂痕。

1970年以后,会出现“大乡土”、“小乡土”的游移与倾斜,并发生现代诗论战与第三次乡土文学论战,与国际局势变化、台湾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就国际局势变化而言,1971年接连发生美国政府将钓鱼台列岛视作琉球群岛一部分,决定交给日本的“钓鱼台事件”,以及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前者形成一系列的“保钓运动”,民族情绪大为高涨;后者却迫使台湾各界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国人”与“台湾人”两者身份识别的思考,尤其是当包括日本的许多国家纷纷与代表中华民

国的台湾断交以后。现代诗论战就在此时发生。

1975年蒋介石逝世，这年年底美国总统福特访问大陆；1977年11月19日，发生“中坜事件”；1979年12月10日，发生美丽岛“高雄事件”。而美国也在1978年12月31日正式与台湾断交。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于1979年先鼓吹“自强爱国基金”捐款，然后宣布1980年为“自强年”，并成立“团结自强协会”，发起“爱乡更爱国运动”。在这种国内外纷至沓来的危机时刻，知识分子对崇洋媚外的心态进行各种批判，校园民歌甚至因此而兴起，同时也开启了战后台湾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契机。在此期间引发了第三次乡土文学论战。

另一方面，自从1953年开始实施“六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台湾地区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显著，楠梓、高雄、台中等三地加工出口区的设立，以及1975年“家庭即工厂”的政策鼓吹，台湾社会的转型脚步加剧，于是道德意识、伦理关系、弱势族群、女性地位等等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因此对于现代化的反省，也就跟着全面深刻地展开。

于是，外加性变化的刺激，又一次荡漾着文学的园地，国族的与本土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一一加入作家们创作的思考内涵，使得“认同”与“关怀”的主题被突显起来。重新回顾历史，重新认识传统，并且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扎根的土地和乡亲，终于成为1980年代以后台湾乡土文学的价值核心。所以民间文学的采录、乡土教材的编撰、地方风物的认识、族群生活的描写，乃至于历史变迁的推究和民俗活动的参与，都因此而活跃于现阶段台湾乡土文艺之中。

四、没有认同就没有乡土

曾经，西班牙人、荷兰人短暂统治过台湾；曾经，明郑与满清在此地政权交替；曾经，日本人带着马关条约前来占领台湾。对台湾民众来说，“祖国”是曾经如此的飘忽不定，却又往往是如此的近在咫尺。家乡是目前居住的地方，故乡是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原乡是祖先居住过的地方，那么如果一个人认同家乡，这是“小乡土”；也认同于故乡、原乡，这是“大乡土”；则凡是生命的根柢或来处，都是“乡土”的所在。

乡土文学最为可贵之处，本就是对于乡土根性和传统根性的强烈追求。

然而就某些程度而言，台湾乡土文学是被误解和被操弄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台湾乡土认同的感情，无论是历史的部分或现实的部分，都一而再地被严重忽略和刻意扭曲。既然 1950 年代的战斗文学或乡愁文学的大乡土、1960 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都不能真正反映台湾本地的真实生活，依照文学思潮的回圈之道，1970 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回归现实、回归台湾小乡土，藉以突显台湾人民与土地的精神，其实有时代背景的脉络可寻。

没有认同，没有情感，“乡土”是不存在的，真正的“乡土文学”是不可能被创作出来的。当我们回顾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阅读台湾乡土文学的作品时，应该先认同于每一时期台湾乡土文学所蕴含的情感，才能深刻体会台湾乡土文学中的乡土认同。如果没有这两个层次的认同，那么台湾乡土文学就可能成为一种标签、一种工具，而丧失其真正的价值了。



目 录

“乡土”其实是一种认同(代序) 钟宗宪 001

总 论

台湾乡土文学简论 翁光宇 001

绚烂的艺术彩光——台湾当代乡土小说管窥 黄重添 014

台湾乡土文学的国家想象与民族认同 王向阳 025

台湾乡土小说中“故乡”的三重叙事空间 罗关德 037

“去中国化”的表演——评“文化台独”对赖和的歪曲 陆士清 046

史 论

“为大众”的文学语言观——论赖和对台湾话文的主张 刘红林 059

“乡土”与“现代”之争的背后——“光复后的台湾文学”
的趋同性及内在动因 李 风 066

论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价值观	毛宗刚	076
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与文学社会的重新整合	吕良弼	086
近 20 年来台湾地区“本土论”思潮的形成与演变	朱立立 刘小新	098

作 家 论

“台湾的鲁迅”——赖和文化思想论	刘红林	113
论陈映真的身份建构	朱双一	129
从陈映真看台湾乡土作家的中国情结	包恒新	142
影响王祯和小说创作的因素	卓思敏	152
尉天骢：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的骁将	古远清	166

作 品 论

言说空间的折叠：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

——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为例	张 畅 陈 颖	171
钟肇政的小说创作	王耀辉	182
悲情与隐忍——传统文化中的钟理和小说	杨志强	196
“孤儿意识”论——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分析	刘红林	205
论陈映真乡土小说的平民生存关怀	王向阳	219
黄春明乡土小说论	樊洛平	229
立足乡土 着力写实——试论王拓小说创作的特色	蔡美琴	238

在现实的沃土中深入开掘——论台湾作家杨青矗的小说创作	王世杰	248
 比 较 论		
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论纲	丁帆	257
乡土文学：文化倾斜的选择——大陆与台湾小说比较论	赵朕	271
海峡两岸“乡土文学”比较	王淑秧	282
乡土情结：走不出的沼泽地——谈沈从文、钟理和		
乡土小说文化内涵的异同	王文胜	293
 后记	黄景春	300

台湾乡土文学简论

翁光宇

从广义来说，凡是反映本乡本土生活，具有民族和地方色彩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学，都可称为该国家、该民族、该地区的“乡土文学”。现在我们所说的台湾乡土文学，不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特指“五四”以来台湾的现实主义进步文学。台湾省作家叶石涛认为：“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汉族及原住种族）所写的文学。”这种文学“必须是跟广大台湾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反映出来的意识……即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压迫的共通经验；换言之，在台湾乡土文学上所反映出来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经验以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跟大自然搏斗的共通记录，而绝不是站在统治者意识上所写出来的，背叛广大人民意愿的任何作品。”（《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可见，所谓台湾乡土文学，是指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地方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

作为一个主要的文学流派，台湾乡土文学是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但它的源流却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自 1920 年至现在，六十余年间，台湾乡土文学的发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本文原载于《暨南学报》1982 年第 4 期。

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简要地说，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播种生长期、耕耘浇灌期、发展成熟期。三个阶段之间既有内部承传的脉络，又有各自的特点。

—

1920 年至 1945 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播种生长阶段。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分支。

自 1895 年清廷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和祖国大陆割裂开来，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长达五十一年之久。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人民在此期间均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运动发生后，立即引起了台湾同胞的关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台湾自 1920 年开始也发生了新文学运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是出生在台湾、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我军。1924 年至 1925 年间，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连续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章，猛烈抨击台湾旧文学，介绍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学。张我军在文章中指出：“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他还提出了“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的明确主张，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种子播种到台湾文坛。

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的赖和，1926 年发表了白话小说《斗闹热》，在创作上为台湾新文学奠定了现实主义基础。其后，他的《惹事》、《丰作》、《一杆“秤仔”》、《善讼人的故事》等小说和《流离曲》、《南国哀歌》等长诗，表现了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思想。叶石涛说：“本省乡土文学的诞生应当从赖和开始。因为赖和的出现才奠定了现代乡土文学的基础。”“他替本省乡土文学竖起了第一面旗帜，并且决定了此后本省籍作家应走的方向。”（《台湾的乡土文学》）

三十年代，在祖国大陆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的进步文艺